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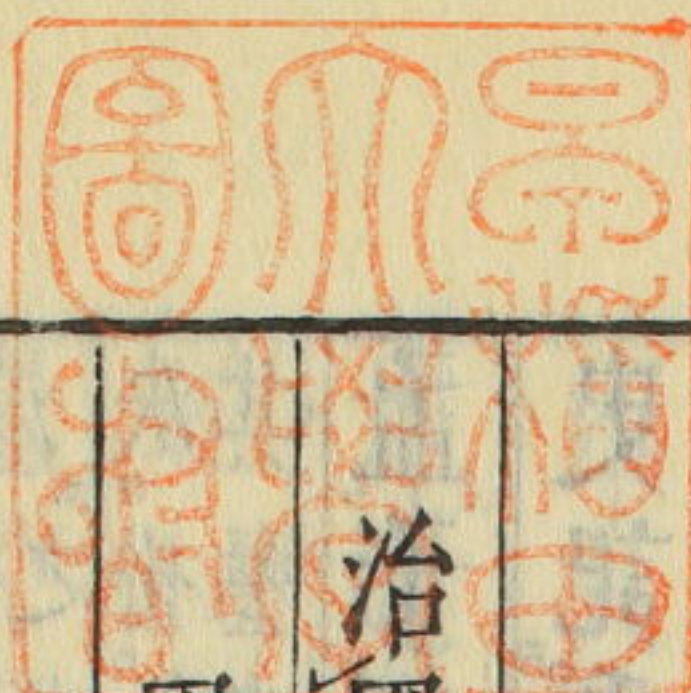
大學衍義補

自十七  
至十九

仁  
76  
10



門 二  
號 76  
卷 10



大學衍義補卷之十七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



治國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除民之害

禹貢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

爾雅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鬴曰胡蘇

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吳程曰九河率在河間之滄州境

孔穎達曰河分為九道在兗州界平原以北是

呂祖謙曰。禹不惜數百里地。疏為九河。以分其勢。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利也。

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大水橫流。不由其道。散溢

行。汜濫於天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禹疏九河。

瀹。亦疏通之意。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

決。排。皆去其壅塞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

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

史記禹抑鴻鴻與洪同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然河菑菑。在

同。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在

州。歷龍門。在蒲州地南到華陰。東下砥柱。今陝州三門山及孟津。

在孟縣。至於大邳。在今陽縣。於是禹以為河所

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迺醜分也二渠

以引其河。二河其一出貝丘西南。河之南折。北載高

地。過降水。在信都地。至于大陸。在邢州地。播為九河。同為

逆也。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陂。諸夏乂安。功

施於三代。

臣按。先儒有言。人君以養民為職。凡為民害者。必除之。夫民之所資以為養者。土也。而土必滋於水。然後物得以生。苟水之多。而至於蕩焉。則為害大矣。非徒民不得以為衣食。且不得以為

明試以功  
孰大於是  
故唐虞之  
世必可言  
乃言必可  
行乃行

居室矣。民無衣食，居室則何以爲生哉？是以天地間利於民者，莫大乎水。害於民者，亦莫大於水。堯舜之世，用人以輔世，尤重於治水之職。鯀湮洪水，則殛之；禹能平水土，則用以總百揆。終而禪之以位，聖人之意蓋可見矣。中國四大水，惟河之來爲最遠，其爲害亦最大。自漢以來，屢爲中國害。一時君臣所以治之者，亦各隨時，因執以爲之，疏塞無非，除民之害而已。吁！民害弗除，則民生弗遂。今日爲中原民害之大者，莫甚於河。有天下者，烏可不以治河爲急務乎？

漢法之寬  
如此與九  
載積用弗  
成同蓋非  
人徒之所  
能塞也。黯  
願居禁中  
不欲出外  
豈更治所  
不足邪

漢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興卒塞之。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天子使汲黯、鄭當時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數不登，而梁楚尤甚。天子旣封禪，其明年乃發卒數萬人塞之，築宮其上，名曰宣防。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初，武帝旣塞宣防，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至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孝成建始四年，河決東郡金隄，先是清河都尉馮遂

奏言郡承河上流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九河故道今既滅難明屯氏河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以為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至是大雨水十餘日河果大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敗壞官亭室廬且四萬所

河平元年以王延世為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隄成

鴻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平陵李尋等奏言議者恒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執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挑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

哀帝初即位騎都尉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浚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疏

李尋亦未必能治河但不說說耳

大禹不聞徙民

河者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古者立國  
 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遺留也言川澤水所  
 居室墾殖度水執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  
 卑下以為汗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遊波寬  
 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  
 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  
 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  
 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今行上策  
 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  
 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執不能遠泛濫暮月自定

此是上策

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  
 怨恨答難曰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  
 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  
 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姦  
 且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  
 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  
 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可從淇口以東  
 為石隄多張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  
 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填淤加肥利禾麥  
 更為杭稻利轉漕舟船之便民田適治河隄亦成

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  
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  
策

亦非確論

臣按古今言治河者蓋未有出賈讓此三策者  
平帝元始四年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關  
並人名言河決率常於平原今德州東郡今東昌左右其地  
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秦漢以來河  
決南北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  
韓牧以為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為四五宜有益王  
橫言河入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海溢西

南出寢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  
水本從西山周譜世統譜云定王五年河徙  
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之決處  
遂大不可復補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  
北入海乃無水災司空掾桓譚典其議為甄豐言凡  
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  
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衣食  
縣官而為之作乃兩便

臣按西漢一代治河之策盡見於此大約不過  
數說或築堤以塞之或開渠以疏之或作竹落

而下以石。或聽其自決以殺其勢。或欲徙民居放河入海。或欲穿水門以殺水勢。或欲空河流所注之地。或欲尋九河故道。桓譚謂數說必有。一是詳加考驗。豫見計定。然後舉事。以今觀之。古今言治河者。皆莫出賈讓三策。其所以治之之法。又莫出元賈魯疏濬塞之三法焉。

宋史。河入中國。行太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為大患。既出大伾。東更平地二千餘里。特以隄防為之限。夏秋霖潦。百川所會。不免決溢。而大名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棗。濱。德。博。懷。衛。鄭。等郡。及開封。往往受其害。於是

詔命諸州長吏兼河隄使。防塞之法甚備。而決溢之患時有。說者謂河隨時漲落。自立春後。凍解。候人量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為信驗。謂之信水。非時暴漲。謂之客水。隨決隨塞。瀕河之民苦之。仁宗至和二年。河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發三十萬丁脩六塔河。以回河道。以仲昌提舉河渠。仲昌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明年復決。水死者數千萬人。

歐陽脩曰。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

何必觀五行書乃知



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爾。今欲逆水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幹。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也。熙寧十年。河大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樂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

臣按此黃河入淮之始。然此特其支流。由汴入泗。至清河口入淮者耳。

又劉彝程昉言。二股河北流。今已閉塞。然御河水由冀州下流。尚當疏導。以絕河患。

元至大三年。河北河南道廉訪司言。黃河伏槽之時。水執似寬。觀之不足為害。一遇霖潦。湍浪迅猛。自孟津以東。土性疏薄。兼帶沙滷。一失導洩之功。崩潰決溢。可立而待。河至杞縣三澧口。播而為三。蓋亦有年。其後二澧湮塞。三河之水合而為一。下流既不通暢。自然上溢為災。即今水執趨下。有復鉅野梁山之意。蓋河性遷徙無常。苟不預防。不出數年。曹濮濟鄆蒙害必矣。宜妙選廉幹。深知水利之人。專職其事。頻為

巡視謹其防護。職掌既專，則事功可立。較之河已決，溢民已被害，然後鹵莽脩治以勞民者，不同矣。至正四年夏，久雨，河溢決堤，並河郡邑濟寧、單州、虞城、碭山、金鄉、魚臺、豐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東明、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皆罹水患。水執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其後集羣議，都漕運使賈魯議欲疏塞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丞相脫脫璉其策，以魯為總治河防使，發民丁十五萬人。自四月至十一月，諸掃諸隄成，河乃復故道，南匯于淮，又東入于海。

歐陽玄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釀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又曰：賈魯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為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為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為難。用物之效，艸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艸并力，重如硃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余闕曰：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為之匯，故河嘗橫潰為患。其執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故禹之治河，自大伾而下，則析為

三渠。大陸而下。則播爲九河。然後其委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其力有所分。而患可平也。此禹治河之道也。自周定王時。河始南徙。訖於漢。而禹之故道失矣。故西京時。受害特甚。雖以武帝之才。乘文景富庶之業。而一瓠子之微。終不能塞。而付之無可奈何。而後已。自瓠子再決。而其流爲屯氏諸河。其後河入千乘。而德棗之河。又播爲八。漢人指以爲太史馬頰者。是其委之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力有所分。大抵偶合於禹所治河者。由是而訖東都。至唐河不爲害者。千數百年。至宋時。河又南決。南渡

時又東南以入于淮。以河之大。且力惟一。淮以爲之委。無以瀉。而分之。故今之河患。與武帝時無異。自宋南渡時。至今。謂殆二百年。而河旋北。乃其執然也。建議者以爲當築隄。起曹南。訖嘉祥。東西三百里。以障河之北流。則漸可圖。以導之。使南。廟堂從之。非以南爲壑也。其慮以爲河之北。則會通之。漕廢。予則以爲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何也。漕以汶而不以河也。河北則汶水必微微。則吾有制而相之。亦可以舟。可以漕。書所謂浮于汶。達于河者。是也。蓋欲防鉅野。而使河不妄行。俟河復于千乘。然

後相水之宜而修治之。

臣按天地間爲民害者在天有旱潦之災在地有河海之患然雨暘之爲旱潦也有時而人猶可先事以爲之備若夫河海之患則有非人力所能爲者矣雖非人力所能爲而人君有志於爲民者其忍坐視而付之無可奈何哉中國之水非一而黃河爲大其源遠而高其流大而疾其質渾而濁其爲患於中國也視諸水爲甚焉自禹疏九河之後遷史河渠書述之詳矣臣請探厥本原自張騫使西域之後說者咸謂河出

崑崙至元世祖始命其臣篤實者西窮河源得其源於吐蕃朶思甘之南曰星宿海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匯而爲澤登高望之若星宿然胡言所謂火敦腦兒也其地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府之西北一千五百里較之崑崙殆爲近焉自西而東合諸河水其流寢大東北流分爲九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卽崑崙也繞崑崙之南折而東而北而西復繞崑崙之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始入中國自貴德西寧之境至

積石經河州東北流至蘭州北繞朔方上郡又東出境外經三受降城東勝等州又折東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析津爲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執益雄放無崇山巨礪以防閑之有激奔潰不遵禹跡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二千里恒被其害方禹之導河其河蓋自西而東又轉而北之東以入海焉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注勃海繼決於瓠子又決館陶遂分爲屯氏河二河相並而行元帝永光中

河水始分流於博州屯氏河始塞後二年又決於平原則東入齊入青以達於海下流與漯川爲一宋熙寧十年河又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是時淮僅受河之少半耳金之亡也河始自開封北衛州決入渦河以合於淮舊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東至虞城下達濟寧州界

本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陽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故道遂淤永樂九

年復疏入故道。正統十三年，又決滎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又東南經陳畱，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東北而入于淮焉。抑通論之，周以前河之執，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執，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于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矣。河之所至，害亦隨之。卹民患者，烏可不隨其所在而除之哉？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於海，故江河淮濟皆名以瀆焉。今以一淮而受太黃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為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

尚能為並河州郡之害。况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沁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曩時河水猶有所瀦，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眾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且我

朝建國，幽燕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必由濟博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生，且移之國計矣。今日河南之境，自滎陽原武由西迤東，歷睢

陽毫穎以迄於濠淮之境。民之受害而不聊生也甚矣。坐視而不顧歟。則河患日大。民生日困。失今不理。則日甚一日。或至於生他變。設欲興工動衆。疏塞並舉。則又恐費用不貲。功未必成。而坐成困斃。然則爲今之計。奈何。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又曰。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古今治水者。要當以太禹爲法。禹之導河。既分一爲九。以分殺其洶湧之勢。復合九爲一。以迎合其奔放之衝。萬世治水之法。此其準則也。後世言治河者。莫備於賈讓之三策。然歷代所

用者。不出其下策。而於上中二策。蓋罕用焉。往往違水之性。逆水之勢。而與水爭利。其欲行也。強而塞之。其欲止也。強而通之。惜微眇之費。而忘其所捐之大。護已成之業。而興夫難就之功。捐民力於無用。糜民財於不貲。苟顧目前。違恤其後。非徒無利。而反有以致其害。因之以召禍亂。亦或有之。顧又不如聽其自然。而不治之。之爲愈也。臣愚以爲今日河執與前代不同。前代只是治河。今則兼治淮矣。前代只是欲除其害。今則兼資其用矣。況今河流所經之處。根本之

大學後集卷之十一  
所在財賦之所出。聲名文物之所會。所謂中國之脊者也。有非偏方僻邑所可比。烏可置之度外。而不預有以講究其利害哉。臣願明詔有司。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徵赴公車。使各陳所見。詳加考驗。預見計定。必須十全。然後用之。夫計策雖出於衆。而剛斷則在於獨擇之。審信之篤。而用之專。然後能成功耳。不然。作舍道傍。甲是乙非。又豈能有所成就哉。臣觀宋儒朱熹有曰。禹之治水。只是從低處下手。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臣因朱氏之言。而求大禹之故。深

信賈讓上中二策。以爲可行。蓋今日河流。所以泛溢。以爲河南淮南右無窮之害者。良以兩瀆之水。既合爲一。衆山之水。又併以歸。加以連年霖潦。歲歲增益。去冬之沮洳未乾。嗣歲之潢潦繼至。疏之則無所於歸。塞之則未易防遏。遂使平原匯爲巨浸。桑麻菽粟之場。變爲波浪魚鼈之區。可嘆也已。伊欲得上流之消洩。必先使下流之疏通。

國家誠能不惜棄地。不惜動民。舍小以成其大。棄少以就夫多。權度其得失之孰急。乘除其利



大學後義疏 卷一 世  
害之孰甚。毅然必行。不惑浮議。擇任心膂之臣。委以便宜之權。俾其沿河流。相地執於其下流。迤東之地。擇其便利之所。就其汗下之處。條爲數河。以分水執。又於所條支河之旁。地堪種稻之處。依江南法。創爲圩田。多作水門。引水以資灌溉。河既分疏之後。水執自然消滅。然後從下流而上。於河身之中。去其淤沙。或推而盪滌之。或挑而開通之。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如是則中有所受。不至於溢出。而河之波不及於陸下。有所納。不至於東隘。而河之委易達於海。如是

而又委任得人。規置有法。積以歲月。因時制宜。隨見長智。則害日除。而利日興。河南淮右之民。庶其有瘳乎。或曰。若行此策。是無故捐數百里膏腴之地。其間破民廬舍。壞民田園。發人墳墓。不止一處。其如人怨何。嗚呼。天子以天下爲家。一視同仁。在此猶在彼也。普天之下。何者而非王土。顧其利害之乘除。孰多孰寡。爾爲萬世計。不顧一時。爲天下計。不徇一方。爲萬民計。不卹一人。賈讓有言。瀕河十郡。治隄歲費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足以業其

所徙之民。大漢方制萬里。豈與河爭咫尺之利哉。臣亦以謂開封以南。至于鳳陽。每歲河水滄沒。中原膏腴之田。何止數十萬頃。今縱於迤東之地。開為數河。所費近海斥鹵之地。多不過數萬頃而已。兩相比論。果孰多孰少哉。請於所開之河。偶值民居。則官給以地。而償其室廬。偶損民業。則官倍其償。而免其租稅。或與之價直。或助之工作。或徙之寬閑之鄉。或撥與新墾之田。民知上之所以勞動乎我者。非為私也。亦何怨之有哉。矧今鳳陽

帝鄉。園陵所在。其所關係尤大。伏惟

聖明雷意。萬一臣言可采。或見之施行。不勝幸甚。大德中。河決杞縣蒲口。河北河南。肅政廉訪使尚文建言。長河萬里西來。其執湍猛。至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為中國患。不知幾千百年矣。自古治河。處得其當。則用力少。而患遲。事失其宜。則用力多。而患速。此不易之定論也。今陳雷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舊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川者三。岸高於水。計六七尺。或四五尺。南岸故堤。其水比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槩南高於北。約八九

尺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迅疾東行。得河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堤之下。復合正流。或強湮遏。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西郡縣。順水之性。遠築長垣。以禦泛溢。歸德徐邳。民避衝潰。聽從安便。被患之家。宜於河南退灘地內。給付頃畝。以爲末業。異時河決他所者。亦如此。亦一時救荒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朝廷從之。會河朔郡縣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爲魚鱉之區。塞之便。復從之。明年蒲口復決。塞河之役。無歲無之。是後水北入。復河故道。竟如文言。

臣按河爲中原大害。自古治之者。未有能得上策者也。蓋以河自星宿海發源。東入中國。踰萬里。凡九折焉。合華夷之水。千流萬派。以趨于海。其源之來也遠矣。其水之積也衆矣。夫以萬川而歸于一壑。所來之路孔多。所收之門束隘。而欲其不泛溢難矣。況孟津以下。地平土疏。易爲衝決。而移徙不常也哉。漢唐以來。賈讓諸人言治河者。多隨時制宜之策。在當時雖或可行。而今日未必皆便。元時去今未遠。地執物力。大段相似。尚文所建之策。雖非百世經久之長計。然

亦一時救弊之良方。宜令河南藩憲每年循行並河郡縣。如文所言者。相地所宜。或築長垣以禦泛溢。或開淤塞以通東隘。從民所便。或遷村落以避衝潰。或給退灘以償所失。如此雖不能使並河州郡百年無害。而被患居民亦可暫時蘇息矣。

以上論除民之害。臣按天下之爲民害者。非特一水也。水之在天下。非特一河也。流者若江海之類。滯者若湖陂之屬。或徙或決。或溢或潰。隄岸以之而崩。泉源以之而

涸。沙土由是而淤。畛域由是而失。以蕩民居。以壞民田。皆能以爲民害也。然多在邊徼之墟。寬閑之野。曠僻之處。利害相半。或因害而得利。或此害而彼利。其所損有限。其所災有時。地勢有時而復。人力易得而脩。非若河之爲河。且中原之地。其所經行。皆是富庶之鄉。其所衝決。皆是膏腴之產。其爲民害。比諸其他尤大且久。故特以民之害歸焉。使凡有志於安民生興民利者。知其害之有在。隨諸所在而除之。而視河

以爲準焉

大學衍義補卷之十七終

大學衍義補卷之十八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明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擇民之長

周禮大司徒施教法于邦國外而都鄙都鄙內而使之各

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

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

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臣按此成周六鄉之法也。合五家為比。比有長。合五比二十五家為閭。閭有胥。合四閭一百家為族。族有師。合五族為一黨。黨五百家。黨則有正。合五黨為一州。州二千五百家。州則有長。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合五州而為之也。鄉則有師。有老。有大夫焉。鄭玄曰：百里內為六鄉。其外為六遂。鄉猶今畿內之地。遂猶今外郡也。王畿之內立為六鄉而統之。大司徒亦猶今畿內郡縣直隸六部云。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謂經界。其田野。造縣鄙。

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以通水。樹以植木。為限。樹為固。之。

臣按此成周六遂之法也。五家為鄰。鄰有長。猶鄉比。二十五家為里。里有宰。猶鄉比。一百家為鄣。鄣有長。猶鄉比。五百家為鄙。鄙有師。猶鄉比。二千五百家為縣。縣有正。又有師焉。猶鄉比。萬二千五百家為遂。遂則有人有長。又有大夫焉。周制內有六鄉。外有六遂。鄉之所置。比長。閭胥。族師。黨正。遂之所置。鄰長。里宰。鄣長。鄙師。是即漢之亭長。三

老嗇夫。唐之里正。坊正。宋之保長者。長之任也。  
我朝稽古定制。於天下州縣。每百一十戶為一里。  
十戶為甲。每甲有長。在城謂之坊長。或謂之廂  
長。在外謂之里長。或謂之社長。保長十年而一  
役之。役周而更造其籍。事力有消長。則遞升降  
之。又於每里推一年老有德者為老人。凡民間  
有戶婚。田土鬪毆爭競。一切小事。付之聽決。又  
製為木鐸。使貧而老者振之以警眾。其詞曰。孝  
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鄰里。教訓子孫。各安生

此意甚好  
其如得入  
之難何

理。毋作非為。其在赤縣也。月朔。京尹引赴  
御前。聽宣諭其制。視古為詳。周而盡。親而比。事體  
歸一。氣類聯絡。而我

聖祖又製為教民榜文。昭示天下。使之人人儆省。  
世世遵守。一編之中。良法美意。蓋與周官所載  
鄰比里閭族黨宰長胥師所蒞之職。殆相符合。  
噫。

九重之高。而慮周閭閻之下。萬幾之繁。而思及  
田里之微。而又委曲詳悉如此。其為天下萬世  
計也。深且遠矣。唐柳宗元有言。有里胥而後有

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謂何亦不倫矣然則天子之與里胥其貴賤雖懸絕而其任長人之責則一也夫人生不能無欲有欲不能無爭其爭也未嘗不起於細微於其萌芽而遏絕之於其旁近而禁止之則易為力而不至於損傷且耳聞不若目見之真意度不若心孚之切文移不如口諭之易此古人識治體者所以必重親民之任而與民最親者里胥也漢人於鄉亭之任三老之設俾其勸導鄉里助成風俗得與縣令丞

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嘗以歲十月賜以酒肉或賜爵級及帛任之既專優之又厚是以當世之士夫皆樂為之如張敞朱博鮑宣仇香之徒方其微時亦嘗為其鄉之亭長嗇夫不以為浼也臣願明 敕有司慎重其選申明

祖宗榜示之意必欲一一見之施行屬民而讀法必其如周之族師索鬼而祭祀必其如周之黨正如閭胥之辨其施舍如里宰之行其秩叙如鄼長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土如閭師之任農耕事任圃樹事又如鄰長之相糾相受相糾使之



有所警而不為惡。相受使之有所勸而必為善。夫如是將見禮教興行。恩澤下究。田里無愁嘆之聲。風移俗易。比屋可封矣。則雖四方嘉靖之休。萬國咸寧之化。其基本端在于此也。伏惟

聖明加之意焉。

以上里胥

秦滅諸侯以其地為郡置守丞尉各一人。

臣按此郡置守之始。古者土分為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天子之邦國都鄙有六鄉六遂。諸侯之國。大國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所謂鄉遂視後世之州郡所

謂鄉遂大夫視後世之牧守也。

漢武帝時董仲舒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也。

臣按仲舒謂郡守縣令民之師帥。謂之師。所以教民也。謂之帥。所以率民也。教民使之知禮義。率民使之趨事功。是則守令兼治教之責。非但使之治簿書督財賦。理詞訟而已也。後世人主

專責守令以吏治而於教化之事略不計焉失  
古人命官之意矣漢世去古未遠儒者論治猶  
有所本後世則視教化為虛文矣

宣帝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  
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嘗稱曰  
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  
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  
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迺  
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  
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闕則選諸所表以次用

宣帝綜覈  
殊未而選  
補公卿之  
法甚善

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

臣按史稱宣帝厲精為治綜核名實信賞必罰  
此其厲精之實也夫上有責實之政則下有實  
用之效觀宣帝每拜守相必親見問及其退也  
又加考察焉考察既得其實而後用之其用也  
又能久於其任使吏得以究其所施民得以安  
其所教賢者得以成其功不肖者難以匿其罪  
及其治效既著或勉以璽書或增其爵秩選其  
所表者以次入為公卿上之責實如此則為守  
令者安敢不以實應之哉後世人主選任守令

次第

大學衍義補 卷十八 擇民之長

大學後義補 卷十八  
一切付之銓曹。銓曹一切付之資格。上之人略不有所甄別。及其黜陟之際。惟徇虛名。不責實效。往往賢否混殺。真贗相半。非無賞罰之典。而不足以示勸懲。此郡邑所以少循良之政。而閭里所以多愁歎之聲也歟。

宣帝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倦。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

臣按此詔可見宣帝信賞必罰之政。然史又謂或對帝言。成偽增戶口。以蒙顯賞。是後吏多爲

虛名。由是觀之。則帝之所以綜核名實者。未必皆實也。則凡其所謂親問考察。名實不相應。而知其所以然者。豈盡然哉。是故人君爲治。惟誠之爲貴。不察察以求立名。不訢訢以求快意。則不爲小人所窺伺。而墮其術中矣。

又詔曰。潁川太守霸黃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同化。孝子

虛名

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後徵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

又詔曰。大司農朱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無疆外之交。束修之饒。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臣按。宣帝之於良吏。不獨生而褒升之。及其沒也。猶賜金以奉其祭祀焉。則夫當世之為守宰者。安得不思所以感發而思奮哉。夫人臣之為善。恒苦於上下之隔絕。而無由以上聞也。上之人既聞之。播於詔書。致其褒嘉。一則曰賢人君子。一則曰淑人君子。為人臣而得於上之稱讚。如此。生有餘榮。死為不朽。自非下愚不移者。孰

虛名

肯甘小人之歸哉。

先是哀平間。卓茂為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後以病免。歸。光武即位。先訪求茂。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司馬光曰。光武即位之初。羣雄競逐。四海鼎沸。彼摧堅陷敵之人。權略詭辯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能旌循良之吏。寘諸羣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

明帝詔。司隸刺史。歲考長吏。殿最以聞。嘗謂羣臣曰。

即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

臣按國家設守令將使之奉宣德意以為民造福也顧乃殃其民又何用彼為哉明帝生深宮之中居九重之上而念及民之受殃則當是時受其民而為之牧者孰敢殃之哉雖然天下之所以為吾民殃者不但一守令也守令中固欲有福吾民者而又有殃之者雜於其間則民亦無由以享其福矣吁奉天子民而居吏民之上者尚因明帝之言而思所以推類以求之哉

日不煩日  
妾靜上易  
知下易行

章帝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臣按章帝此詔切中古今俗吏之弊所謂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斯人也豈宣帝詔所謂淑人君子者歟是人非獨不易得且不易識也後世而有斯人安知其不以罷軟

不勝任。月之哉。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又曰。治國如烹小鮮。擾之則亂。章帝蓋有見於此矣。

順帝時。左雄上疏曰。寧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吏數變。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臣愚所謂守相長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吏職滿歲。乃得辟舉。

王安石曰。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其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

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固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為。

臣按。九載黜陟之典。始於唐虞。後世任人。惟西漢為最久。黃霸在潁川。至於八年。然未有一定之制。惟我

聖祖稽古定制。始復有虞之典。內外官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中有平常不稱職者。皆許其復任。以冀其後效。至於九年通考。然後課其二考之功。

過以相乘除。因以黜陟焉。其於外官也。中有善政著聞。而為吏民所告保者。及部使者以聞。即行旌異之典。其秩滿者。則又增秩加官。仍其舊任。是以官安其職。民安其生。仕者無奔走道路之勞。居者無送舊迎新之費。百年以來。率循是道。近自選法淹滯。以來。乃行一切苟且之政。數有變更。甚非

祖宗立法。任人之初意。况繼任之人。與所退者。無大相遠乎。

北齊制郡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郡至下下郡。凡九等。而縣之制亦如之。

隋如北齊之制。楊尚希上表曰。今或地無百里。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而二郡分領。僚眾費多。租調歲減。宜存要去。閑併小為大。則國家不虧粟帛。選舉易得賢良矣。隋主從之。

唐制。近畿之州為四輔。其餘為六雄。十望。十緊。及上中下之差。縣有赤縣。畿縣。望縣。緊縣。上縣。中縣。下縣。七等之差。

宋朝應天下諸縣。除赤縣。畿縣外。四千戶為望縣。三千戶以上為緊縣。二千戶以上為上縣。千戶以上為

中縣不滿千戶為中下。五百戶以下為下。

臣按北齊制郡為九等。唐宋制縣為七等。定其等差。所以別疆域之廣狹。人民之多寡。均科差之輕重也。因其所轄之廣狹。所統之眾寡。所蒞之繁簡。量其所容。度其所有。而計其所出。如是則無偏重之弊。不均之患。是亦人君平治天下之大端也。我

朝得國之初。郡縣多循勝國之舊。名稱間有不。同。疆域則初不異也。方是時。干戈甫定。流徙未復。人民無定數。今則承平日久。版籍既定。生齒

日繁。然而郡縣猶因其舊。大小懸絕。多寡絕倫。固有一府統數十州縣者。其最小者。乃至僅有一二縣焉。固有一縣隸七八百里者。其最小者。乃至不滿一里焉。設官雖有全減之殊。品級則無大小之異。仰惟

祖宗官制一定。固不敢輕有改革。若夫斟酌唐宋之制。以定府縣之等。似若可行。臣愚請分府為上中下三等。州縣之等亦如之。上縣以編民百里為率。中縣五十里以上。下縣四十里以下。其縣之過百里者。或陞以為州。或析以為一二縣。



縣之人民少者，割附近里分益之。州之人民少者，或降而為縣，或益之以近民，而府亦然。如此則官吏之所蒞者有繁簡，以此次其殿最。土地之所出者有厚薄，以此科其財賦。人民之所聚者有衆寡，以此定其徭役。將見疆域整齊，事力均壹，差賦公平。太平之基端在此矣。或謂祖宗成憲行之百年，一旦改革之，孰任其咎哉。曰：浙之嘉興府止三縣，宣德間則析為七矣。景泰初元，浙寇作而分溫處，閩寇作而分建劍，廣寇作而分南海，與其析之於殘破之餘，孰若置之

於全盛之日哉。矧今遠方縣道有地方四五百里，跨三四縣間者，人民去縣治既遠，往往負固武斷，椎埋遇有勾攝，公行旅拒，官府恐致生變，因循姑息，前日之閩浙，近日之荆襄，可鑒也已。唐太宗曰：為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唐改太守為刺史。朕嘗疏其名於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玄宗引見京畿縣令，戒以惠養黎民之意，又詔新除縣令試理人策，惟韋濟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中有不第者，吏部侍郎坐左遷。

玄宗又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人。為諸州刺史。命宰相百官。餞於洛濱。供張甚盛。自為詩親書贈之。

臣按唐之賢君。太宗玄宗為盛。一代致治之盛。首稱貞觀開元。夷考其所以致此者。良由於雷意守令親良之官。故也。史謂叶氣嘉生。薰為太平。重祀三百。與漢相埒。致之之術。非循吏謂何信矣哉。

唐玄宗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定式。

又詔三省侍郎闕。擇嘗任刺史者。郎官闕。擇嘗任縣令者。

張九齡曰。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私計。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聲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於外也。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為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

臣按天生烝民。不能自治。而付之君。君統萬民。

不能獨理而付之臣。是則天之立君。君之任。臣無非以為民而已。故凡朝廷之上。三公九卿百司庶尹。何者而非為民設哉。不但置州縣設守令以為民也。自古聖帝明王。知天為民立已。以為君。莫不以重民為先務。重乎民。必重治民之官。而於其所親近者。尤重焉。守令是已。古人有言。輕郡守縣令。是輕民也。民輕則天下國家輕矣。自昔論治體者。往往欲均內外之任。使無偏重偏輕之患。臣愚以為在內之官。泣事者也在外之官。泣民者也。泣事者固助其君以治民。又

孰若泣民者。親代其君以施政於民者。尤為切要哉。君以民為天。臣愚以為事輕於民。泣民者比之泣事者。尤為重也。尤當優之以禮秩。加以恩典。豈特均之云乎。

宣宗時。于延陵為建州刺史。入辭。宣宗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宣宗曰。卿到彼為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

蘇洵曰。天下之執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近之官吏賢邪。民譽之。歌之。不賢邪。譏之。謫之。譽歌譏謫者眾。則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是官吏

之賢否易知也。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史不問，則裹糧走京師。緩不過旬月，搥鼓叫號。而有司不得不省矣。是民有冤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而民之冤易訴，亂何從始耶？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爲之，郡守、檇、杭、饗、餐爲之，縣令、郡縣之民羣嘲而聚罵者，雖百千爲輩，朝廷不知也。白日執人於市，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亦不過訴之刺史。不幸刺史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彼見郡縣守令據案執筆，吏卒旁列，筆械滿前，駭然而喪膽矣。則其謂京師天子所居者，當復何如？而又行數千里，費且百

萬，富者尚或難之，而貧者又何能乎？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動。故曰：近而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臣按：王者於天下，執雖有遠近，內外之殊，然皆在吾一視之仁之中。豈因其內外遠近而爲之輕重哉？宣宗謂：此階前卽萬里也。然則萬里之外，卽此階前。從可知已。蘇洵之言切中遠方官吏害民之弊。人君居九重之上，誠於選任守宰之際，必慎重其人，而不輕授。又於陞辭之時，親加戒勉，視萬里之遠，如階庭之間。凡有施爲，必加寬卹。其守宰有克舉其職者，輒不次擢用之。

視諸內地之吏。反加優焉。夫然則人人樂仕其地。而遠方之民。皆有賈父來晚之謠。而無尹來殺我之怨矣。

宋神宗謂文彥博等。選任知州。未得善法。曰。朕每思祖宗百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庸人。常痛心疾首。

臣按宋之得天下。不盡出於戰也。而為其子孫者。尚且痛心疾首。不忍以其祖宗之生靈付之庸下之人。矧我祖宗之天下。真得之百戰之餘。烏可不擇其人而

輕付之哉。臣誦神宗此言。不勝悚懼。伏惟

聖明留神致思。以上守令

周書王啟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蔡沈曰。監。三監之監。康叔亦受畿內之民。當時亦謂之監。故武王以先王啟監意而告之也。言王者所以開置監國者。其治本為民而已。其命監之辭。蓋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人之寡弱者。則哀敬之。使不失其所。婦之窮獨者。則聯屬。

之使有所歸保合其民率由是而容蓄之也。且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引掖斯民於生養安全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命監若此汝今爲監其無所用乎刑辟以戕虐人可也。陳大猷曰周禮建牧立監以維邦國自黃帝已立左右監以監視萬國乃諸侯之長也。

臣按三代以前立監以監邦國蓋於諸侯中擇其傑出者立爲之長以維持之自秦罷侯置守尉監則是於守尉之外別立官以監視之焉制雖不同其治同於爲民無相戕殺無相虐害哀

敬之聯屬之保合其民由是以容蓄之而引掖之於生養安全之地而已。

漢初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其後復置監察御史文帝又遣丞相史出刺并督察御史武帝始置部刺史以六條察郡國成帝更爲州牧未幾復爲刺史唐分天下爲十道置巡察使尋改按察使後又改採訪處置使又改曰觀察使其有戎旅之地卽置節度使。

宋初置轉運使後又置提點刑獄凡有四司曰帥曰漕卽轉運使曰憲卽提刑曰倉各自建臺每司各有長官掾

臣按黃帝四監唐虞四岳十二牧三代方伯連帥是皆後世監司之任。但是時封建之制行所監者乃諸侯之國。秦漢以來始立郡縣置守令地分而官衆。所以監之者尤不可無一定之制。漢以來雖設刺史州牧觀察節度轉運提刑等職。然官無常制治無定署。其流之弊乃至任分而不一。權重而不掉。雖有監察之名而無刺舉之實。遂至吏無所懲而民不受惠也。亦有之矣。國初循勝國之制設行中書省。既而罷之分天

下爲十三布政司。司設布政參政參議各二員。皆分左右以總一方承流宣化之任。又設都指揮使司以掌軍政。按察司以司憲度。參時並立。謂之三司。治署既有定之所。官聯復有一定之制。德刑兼舉。文武並用。體制相維。關絡相通。自罷侯置守之後。治外之制未有如此之詳且善者也。又於每年遣御史一員以巡按其地。臨望邊則專命大臣以鎮壓。有事則分遣大臣以巡撫。是以百年以來官無曠職民無宿寃。而禍亂不作。用此道也。仰惟

祖宗治外之制盡善盡美誠可謂超越百代者矣然所以振起而維持之者則又在乎聖子神孫焉昔人謂天下之本在於郡縣郡縣之責付之監司而其大綱總要則又專在朝廷誠能委任大臣俾之推擇監司豫於未用之先廣為詢訪遇有員闕隨才選任或舉諸班行或拔自州郡或以職任遞選或以異等超擢又於既用之後責以實效果有異能即加旌異顯有實蹟不次明揚而不肖庸懦貪鄙之徒不顧其一家之哭如此則十三道之藩臬數十員

之正佐皆得其人而郡縣無不良之吏田里無不安之民矣致治之要端在乎此伏惟仁聖加之意焉天下生民不勝太幸

宋神宗謂文彥博等曰諸道帥臣轉運使職任至重一道慘舒係焉宜謹擇其人久於其任漢宣循名責實須用此道彥博對曰為治之要無以易此以上監司

臣按神宗謂諸道使臣職任至重一道慘舒係焉臣嘗因是而推之一道之慘舒係於使臣則一郡之慘舒係於守佐一縣之慘舒係於令丞一鄉之慘舒係於里胥可知已合鄉而為縣合



縣而爲郡。合郡而爲道。合諸道而一之。則爲天下。天下之大。由諸道之積也。道由郡。積郡由縣。積而縣。又由一鄉之積也。天下之大。譬則人之一身焉。一身之中。外有四肢百體。內有五臟六腑。其氣息之相通。血脉之周流。無一時之可息。無一處之可滯。一時或息。一處或滯。則疾病生。而瘡痍成矣。病之所以致死者。不必出自臟腑之中。肢體之上。一瘍生於指爪之間。僅如黍米。亦或可以致命。知命君子。不可以不之謹也。是故善治天下者。恒以其身視天下。無尺寸之膚。

不愛。則無尺寸之膚。不養。身雖處乎官庭。羶廈之上。而心常存乎郡縣閭里之中。端居高拱之時。輒自注想之際。海宇之大。百萬之衆。係乎吾之一身。一人之身。不出戶庭之外。何以周知而徧及之哉。政賴內外之羣臣。內焉者。爲吾舉綱。而挈領。外焉者。爲吾承流。而宣化焉耳。朝著之間。百官之衆。可以目擊。而聲呼也。若夫四方八表之遠。吾目不及見也。吾耳不及聞也。吾身不能親行。而躬閱之也。所以代吾施政教。以安之者。有監司焉。監司之下。有郡守也。郡守之下。有

縣令也。縣令之下。有里胥也。地域有廣狹。人民有衆寡。政事有繁簡。職任有崇卑。其為長民之任。而為吾教養斯民。有功於我者。則一而已。孟子有言。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天子之所以得乎丘民者。政賴乎此。四等人耳。人主欲安其大寶之位。以凝上天之命。固祖宗之業。全其身於安榮之地。以為子孫千萬年之計者。烏可不以安民為先務。而欲安民者。烏可不擇長民之人哉。以上論擇民之長。

大學衍義補卷之十八終

大學衍義補卷之十九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分民之牧

舜典肇始也十有二州

朱熹曰。中古之地。但為九州。曰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及舜即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為并州。其東北醫無閭之

冀青分州重且繁也

地為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而冀州止有河內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厚德有德之人允

信元之仁厚而難拒絕任人惡之人蠻夷率服

朱熹曰。牧。養民之官。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舜言足食之道。惟在于不違農時也。柔者。寬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習之也。遠近之執如此。先其略而後其詳也。又言當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姦惡。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

臣按。有虞之世。分天下為十二州。每州設一牧。以分治之。在內則統之以四岳。亦猶百揆。統在廷之庶官也。蓋帝王之治。內外相維。大小相承。分而理之。使其有條序而不亂。合而一之。使其有統攝而歸一。所以為此者。不過安養斯民而已。故舜咨十二牧。首以民食為言。蓋以國之所以為國者。民也。民之所以有生者。食也。然欲民之得食。在乎不違農時。農不失時。則得以盡力。田畝而仰事俯育之有餘。而公私咸給矣。不然。則非但民不得以為民。而國亦不得以為國矣。

然欲吾民之得其所。又在乎所用之得其人。苟非受民牧之寄者。所厚者皆有德之人。所信者皆仁厚之士。而包藏凶惡之人。皆知所以拒而絕之。不使之得以預吾政。臨吾民焉。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人君為治。必擇牧民之長。而又使其長擇其所用以分牧之人。一處不得其人。則一處之民受其害。必無一處之不得其人。使家家皆有衣食之資。歲歲不違耕作之候。則家給人足。而禮義興行。協氣嘉生。薰為太和。而唐虞雍熙泰和之治。不外是矣。

禹貢。禹敷也分土分別。隨山刊木定。高山大川也。

冀州。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荊州。荆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

鄭樵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能移。使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能遷。是故禹貢為萬世不易之書。後世之為史者。主于州縣。故州縣移易。而其書遂廢矣。  
臣按。舜以前皆為九州。至舜乃肇為十二州。蓋

禹治水敷土在肇十二州之前時猶九州也其  
後禹復并為九州商因之觀左傳所謂昔夏之  
方有德也九牧貢金及商頌所謂帝命式于九  
圍可見矣

周官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蔡沈曰百揆無所不總者四岳總其方岳者州牧  
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

臣按唐虞之世設百揆以統內之庶官設四岳  
以統外之州牧州牧之分任者既各以其事功  
而上于四岳四岳又總以各牧之所上者以歸

後世統屬  
繫簡于此

可見

于百揆此體統所以歸于一而不紊也

爾雅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漢南  
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  
曰幽州齊曰營州

孫炎曰爾雅與禹貢職方皆不同疑殷制

大雅崧高詩篇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

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其首章曰崧高維嶽駿

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甫侯及申申伯維申及甫維

周之翰翰也四國于蕃蕃也四方于宣

朱熹曰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

大學後事補 卷十一  
以送之。言嶽山高大而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申伯實能為周之楨幹，屏蔽而宣其德澤于天下也。

臣按：人君建國以為國之楨幹，實欲資之，以為京師之屏蔽，而宣布王者之德澤也。三代以前，則列爵分土，以為國家蕃翰，自秦罷侯置守，所以為國蕃翰者，藩服州郡而已。

春秋公羊傳：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隱公五年

朱熹曰：文王辟國，浸廣于是，徙都于豐，而分岐周。

百揆四岳  
如是得入  
方可

故地以為周公，曰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為政于國中，而召公宣布于諸侯。

臣按：陝古弘農地，蓋在今河南陝州也。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

劉彝曰：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者，四方之人民好惡之不同，財用有無之不等，必周知其利害，貫而通之，使有無之相易也，善惡之相濟也。天下

之財用。養天下之人民。謂同享其利焉。

臣按古者言九州者有三。禹貢之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夏制也。爾雅之冀。幽。營。兗。徐。揚。荆。豫。雍。商制也。職方之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周制也。商有幽。營。而無禹貢之青。梁。周有幽。并。而無禹貢之徐。梁。此三代九州之不同也。然此皆三代以前封建之制也。後世郡縣亦不異焉。夫以一人君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萬方如此。其大也。四海如此。其遠也。億兆如此。其衆也。人君以一人之身。必欲周知而徧以及焉。非細析而總

會之。分其肢。而解其節。提其綱。而挈其領。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安能一一中其理。處處得其所哉。此古今為治者。既分以州縣。必統以藩服。使其上下相承。彼此相維。以為久安長治之基也。

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

陳澔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此即天子之上公。分主天下之侯國也。八伯為八州之伯。二伯則天下之伯也。

徐自明曰。先主衆建諸侯。而設方伯連帥之職。或以子男附庸之屬。不能專達于天子。故貢賦朝聘之數。悉使之聽命于牧伯。此特其一節耳。夫先主舉天下以封建諸侯。而缺然無所紀綱于其間。則強弱有以相吞。而大小無以相維。甚非經久長治之策也。蓋方伯連帥之設。所謂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其所係大矣哉。

臣按。先王之世。封建之制行。故其中又設為方伯連帥。以監臨。而總督之。後世立為郡縣。于其間。又分屬于各道。制雖不盡同。而亦其遺意歟。

漢地理志。武帝開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

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

部。曰豫州。部。潁川。汝南。沛北。曰冀州。部。魏。鉅鹿。常山。

平。真定。中山。信都。河間。凡六國。曰兗州。部。陳留。山陽。濟陰。泰山。東郡。凡五郡。城陽。淮陽。東州。凡三

國。曰徐州。部。瑯邪。東海。臨淮。凡三國。曰青州。部。平原。于乘。濟南。北

海。東萊。齊。凡六郡。菑川。膠東。高密。凡三國。曰荊州。部。南陽。江夏。桂陽。武陵。零陵。南郡。凡六郡。長沙

國。曰揚州。部。廬江。九江。會稽。丹陽。曰益州。部。漢中。廣漢。武都。犍



為越嵩益州并  
荆蜀凡八郡  
曰涼州部隴西金城天水武威張掖  
門上郡凡  
十二郡  
曰幽州部勃海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  
國曰交州部南海鬱林蒼梧交趾  
曰并州部太原上  
方凡  
四郡

臣按自漢以來分部牧民之始漢十三部部各  
有郡國郡天子親理命守治之國分封諸侯王  
置相以為之治也漢分天下為十三部而在關  
中者則屬司隸校尉部京兆扶風馮翊弘農河  
內河南河東凡七郡在征和以前司隸所統亦  
有刺史察之後乃除焉今制分天下為十三

布政司而兩京畿則直隸府部亦此意也

唐太宗貞觀元年帝以民少吏多悉併省之因山川  
形便分為十道曰關內古雍伯之地漢京兆馮翊扶  
西五原西河曰河南古豫兗青徐之域漢河南弘農  
雲中之境曰河東古冀州之域漢河東太原上黨西河雁  
南東萊齊國山陽東海瑯琊北海千乘東郡及梁楚  
魯國東平城陽淮陽菑川高密泗水平原勃海之境  
曰河東古冀州之域漢河東太原上黨西河雁  
北古幽冀二州之域漢河內魏勃海清河平原常山  
陽等郡國又參有東郡曰山南古荆梁二州之域漢  
河東上黨鉅鹿之地曰隴右古雍梁二州之域漢天水武都  
南陽及江夏曰隴右古雍梁二州之域漢天水武都  
等郡之地曰淮南古揚州之域漢九江廬江江夏等郡  
等郡曰淮南古揚州之域漢九江廬江江夏等郡  
郡曰淮南古揚州之域漢九江廬江江夏等郡



嘉定。雅。三州。及黎州。安撫司。潼川府路。今四川之叙順慶二府。潼川。瀘合。三州。及資。金堂。榮。三縣。利州路。今四川之保寧府。蓬州。及龍州。宣撫司。陝西之漢中府。階州。及西河。成。文。三縣。夔州府路。今四川之重慶。夔。二府。及播州。宣慰司。湖廣。曰福建。今福建之福。泉。之施州。德。貴州之思州府。曰廣東。今廣東之廣。肇。慶。韶。南。雄。邵武。汀。曰廣南東西。東路。今廣東之富川。賀縣。西。路。今廣西之桂林。平樂。柳。慶。遠。潯。梧。南寧。太平。八府。廣東。高。雷。廉。瓊。四府。曰燕山府。今順。及北直隸之永平府。易。隆。慶。保安。三。州。山西之大同府。此地宋時屬遼金。

臣按自漢分天下為十三部。設部刺史。後改為州牧。唐分天下為十五道。宋始分為十五路。繼為十八路。後又析為二十三路。皆因山川形便。設為藩服。以分統天下。郡縣吏民。

本朝內有兩京畿。外有十三布政司。畿內郡縣親領于六部。故曰直隸。而有南北之分。惟兩京府。南曰應天。北曰順天。在

天子輦轂下。與內諸司相頡頏。不以直隸稱。其十三布政司。曰浙江。曰江西。曰湖廣。曰福建。曰廣東。曰廣西。曰四川。曰雲南。曰河南。曰陝西。曰山東。曰山西。曰貴州。國初止十三布政司。後革思州。宣慰司。以其地併貴州。陞為布政司。永樂初。平安。南。又立交趾布政司。未幾罷之。其因山川分疆域。比前代尤為得中焉。臣嘗因是而通論之。天地之間。而人生焉。天雖無所不包。而地則必有遠

近人君中天地而立。爲生民之主。民生近地者。舉目而可見。聞聲而卽至。百步之外。則視有所不及矣。一里之外。則呼有所不聞矣。是以人君必隨地執之所至。民生之所在。立爲君長。以臨蒞保養之。由近而及遠。用大而統小。自中而制乎外。合外以奉乎中。譬則人之一身焉。上必有首。以爲衆體之尊。自是而下。分爲肢體。肢體之下。又有臂有指焉。上焉以衛乎首。次焉以爲耳目口鼻之用。外焉以脩飾乎髮膚。內焉以承附乎臟腑。夫然。則彼此應接。血氣同流。而一身得

其安矣。人君于民。何以異此。夫人君以一人之身。雖曰居尊。以臨卑。然實以寡而御衆。以理言。固可以一人統。以執言。則不能以一人周也。是以爲治者。旣建國立都。以宅中圖治。又必隨地。形。因民俗。衆爲郡國邑里。以分理之。然散必有所以聯之之方。分必有所以合之之處。于是乎又因山川之形。便據地理之總會。建爲州牧方伯之職。以提綱而挈領。承流而宣化。使上之政教有所承傳。以代之下。宣下之心志。有所敷奏。而代之上達。此唐虞三代之制。皆有九州十二

州之設。而漢唐宋之世因之。而分部設道也。歟。以上論分民之牧。

固邦本。

詢民之瘼。

詩。皇皇者華。其首章曰。皇皇猶煌也者華草木于彼原

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衆多疾征夫使臣與每懷思靡及。

其二章曰。我馬維駒。六轡如濡鮮澤也載馳載驅。周徧

爰于咨諏訪問。

程頤曰。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于天下。故為使者惟慮不能宣道也。

專為訪民情而遣使與尋常差遣不同

朱熹曰。此遣使臣之詩也。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德而達下情。而臣之受命亦惟恐其無以副君之意也。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程子曰。咨訪使臣之大務。

歐陽脩曰。周詳訪問以博采廣聞。不徒將一事而出也。

輔廣曰。每懷靡及者。心也。諏謀度詢者。事也。有是心則有是事矣。程子之意蓋謂人君正以耳目不得與遠民相接。故遣使以宣已意而通下情為之。使者豈可不咨訪以副君意哉。

臣按三代盛時既列爵分土以分牧于天下而又特遣使臣循行四方諏謀詢度以求民隱察民瘼此下民所以無隱情而王政罔有關遺也歟。

擇人。主擇序王意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論說之使萬民和悅而正王面。猶向也

曉而正

鄭玄曰道猶言也。以王之志與政事論說諸侯使不迷惑。

臣按王者處九重之上其去民也有千萬里之

遠焉。王之心志所在下人何從而知之哉。故設為擇人之官。巡邦國之內使之探王志之所在為之誦說以曉諭夫天下之人俾其在閭閻之下者如在殿陛之間處萬里之遠者如在跬步之近親聞玉音之聲歎親面天威之嚴穆上無隔絕之執下無阻闕之情故凡一號令之頒一政事之舉莫不曉然于心欣然于色而知上之人志向在此也是以詔之無不信行之無不從禮記天子使其太夫為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方慤曰方伯專征于一方其權實重焉天子不可

不大為之防。每國三人。故謂之三監。不使卿為之。止使大夫為之。以見天子之尊。雖使其大夫固足以制于方伯故也。

臣按先儒謂方伯者。天子所任以總乎外者也。又有監以臨之。蓋方伯權重則易專。大夫位卑則不敢肆。此小大相維。內外相統之微意。

今制分天下為十三布政司。每歲遣監察御史往巡其地。蓋得古人此意。

秦以御史監理諸郡。謂之監察御史。漢惠帝三年。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所察之事。凡九條。監者。二歲

更之。常以十月奏事。十二月還監。其後諸州復置監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職。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察監察御史。武帝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

臣按御史之設于周。而加以監察之名。則始于秦。而漢因之。蓋設此官以監郡邑。及察其官吏也。自武帝置郡刺史。不復用監。直至我

朝。乃復遣監察御史巡按天下藩服。

武帝元狩元年。遣謁者巡行天下。詔曰。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鰥獨。或匱于衣食。甚憐閔焉。其遣

大學衍義補 卷十九  
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曰皇帝使謁者賜縣三老  
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九十以  
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  
石有寃失職使者以聞縣鄉卽賜無贅聚

臣按漢去古未遠所以惠賜元元者猶存古意  
往往留意于孝弟力田存恤其鰥寡孤獨失職  
者得以叙復寃枉者得以伸訴至其末章所謂  
縣鄉卽賜無贅聚尤切中後世有司之弊當是  
之時詔令之頒無有虛文恩典之施皆有實惠  
使者銜命所至有如旱暵而得時雨也

元狩五年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  
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諭三老孝弟以為民師  
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詳問隱處亡無位及寃  
失職姦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為便  
者上丞相御史以聞

臣按漢世既有郡國守相以牧民而又州設部  
刺史以監之然猶恐其守相之不得其人而部  
使者之不舉其職也時遣在廷之臣分循天下  
存問無告振貸貧困伸理寃抑舉用人才黜陟  
官吏考察吏治觀覽風俗

此周爰諮  
詢使臣惟  
此一事有  
專責也



今制既歲遣御史出巡天下藩服而又時遣大臣巡撫即漢人此意

元鼎二年又遣博士中等循行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師雖未為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于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飢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飢救民免其危者具舉以聞

臣按博士之官通經學古者也漢朝遣使分循天下豈無理政事司憲法之臣而必用儒生哉

六條為二千石者五其防之嚴如此

蓋漢人本經術以為治其政法雖不能純如三代然猶有古人尚德不尚刑之遺意故其詔書所下頡頏然多以教化仁政為言略不及于法令征賦此三代以後之治所以漢世為獨優歟元封五年置刺史掌詔六條察州凡十三部焉漢制刺史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有詔牟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二千石不郵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剝戮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

大學後漢書卷十九  
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怙恃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

臣按漢每郡置刺史。以六條察州。蓋漢郡最大。其一郡可以當今之布政司。其刺史以六條問事。所監臨之州。其官吏人民有犯在六條者。卽舉問之。亦猶今以御史監察天下藩臬也。然今制御史出巡一方。凡事無不在所省察。非若漢人非條所問不省也。一歲一易。非若漢人居部九歲也。蓋天下之事幾無窮。人情之變詐不

一限條而問則所遺多矣在漢則分准氣大故政令簡人之相與久則玩

玩則狎狎則法有不能盡行者矣。此我

朝遣御史監察天下藩服。每歲一易焉。而無事不在所問。蓋得中制而萬世所當法者也。

宣帝詔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無同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圜圜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佗皆勿坐。遣太中大夫疆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

臣按宣帝遣使齎此詔。循行天下。專以耆老犯

法為言。至末乃及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蓋宣帝雖以勵精嚴察為治。然所舉行者。皆仁厚之政。此則漢人家法也。

元帝初元元年。詔曰。間者地數動而未靜。懼于天地之戒。不知所繇。方田作時。朕憂蒸庶之失業。臨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延登賢俊。招顯側陋。因覽風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誠能正躬勞力。宣明教化。以親萬姓。則六合之內。和親庶幾。庶無憂矣。

又建昭四年。詔曰。朕承先帝之休烈。夙夜栗栗。懼不克任。間者陰陽不調。五行失序。百姓飢饉。惟蒸庶之失業。臨遣諫大夫博士當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人。舉茂材特立之士。相將九卿。其帥意毋怠。

臣按元帝此二詔。皆是因災異遣使循行天下也。其後成帝建始三年。遣諫大夫林鴻。嘉元元年。遣諫大夫理永。始二年。遣太中大夫嘉。綏和二年。遣光祿大夫。亦皆是因災異而遣使問孤老錄冤獄。蠲逋貸。閔疾苦。舉幽隱。除貪暴。免被災。

者租賦給疫死者棺錢。凡此皆仁者之政。人君居富貴安樂之地。而知畏天災。悲人窮。則必兢兢戒謹。不敢少有恣肆。是以天雖災而不災。人雖苦而不苦。含齒戴髮之民。窮山絕塞之外。茅簷州屋之下。咸知有生之樂。惟恐死亡及之。雖驅之爲亂。有不屑者矣。是何也。下之人咸知上之人不我忘也。知上之人不我忘。咸思所以尊其君親其上矣。

成帝綏和元年。何武奏曰。春秋之義。用貴理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之制。奏可。乃更刺史爲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

哀帝建平二年。朱博又奏曰。漢家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爲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今增秩爲牧。以高第補九卿。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乃復以爲刺史。

臣按漢部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專以六條察二千石。其職卑。故已不敢自恣。其權重。故人不

敢慢忽。上之人以此使人使之。激昂而自奮也。何武之奏。但知以貴理賤。不以卑臨尊。為春秋之義。而不知義有常經。而權則無常執也。人君操天下之大權。以鼓一世之士民。而振舉萬事之機要。使利不顯于一人。害不及于眾庶。執不偏于一隅。非有微權不可也。漢人立部刺史。以六百石。吏察郡國二千石守相。蓋得此意。朱博之論。蓋近之。而何武輩不足以知此也。

今制布政使從二品。都指揮使正二品。按察使正三品。知府正四品。知州從五品。而監察御史之品。僅與知縣同。繡衣一出。山岳動搖。轎車一臨。郡縣奔走。而藩服大臣。亦莫不趨承稟令。蓋得漢人立部刺史之微意也。

順帝漢安元年。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樂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黑綬以下。便輒收舉。

臣按。漢順帝遣此八使者。分行天下。顯以考察守長為事。而不及于民。然去貪污之吏。即所以安窮困之民也。

唐太宗遣杜淹。巡關內諸州。出御府金贖貧民男女。

自賣者還其父母。其後又遣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黜陟官吏。

臣按唐太宗遣使關內又分遣使巡四方所遣者乃杜淹褚遂良輩皆極一時之選者也此貞觀之治所以為有唐一代之盛也歟。

德宗時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陸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僇文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察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諍誦審其哀樂納市價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趣舍八計曰計戶口豐耗以

稽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冒視案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眾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良幹蠱四賦曰閱稼以奠稅度產以衰與差同征料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入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

臣按陸贄以五術八計三科四賦六德五要說當時黜陟使自古遣使巡撫之條自益莫詳焉。

然此等事固非一人所敢專亦非一時所能成。蓋聞諸朝俾述于詔條錄爲事比頒之天下使世世遵守而臨當遣使按文考驗以爲刺舉勸懲之實。夫然吏治庶其脩舉民生得以安富乎。宋仁宗時蔡襄言人主宅中國居法宮而使幽遐異域風謠習尚寬隱沈抑無一不陳于前者託聰明于臣下故也。人主知其所託之難明賞罰以馭之賞罰旣明則臣下不敢蔽欺而聰明無所壅也。今天下之俗至有鉅室富家兼并貨財作爲奢靡超踰法制交通大吏欺轢愚弱而貧者父子轉流闕養生送死之

具不幸孤獨廢疾不得終其天年。州縣吏視而不能掩遏豪猛矜哀窮民而又侵牟漁奪不識休已。或愚繆昏耄無所是非或依倚權執壞裂公法其焯然有狀可指數也。監刺之官大率以寬紆含隱爲良旣發一姦賊衆輒指目以是須其自敗乃始糾擿或有所私慮垂敗之人亦加意覆藏使得脫去其蔽蒙如此監司之設僅與無同。吏之苟偷姑息寢以成俗。頃年遣使安撫諸郡比其還奏薦舉雖多而蠹暴不察惡吏不除窮民不恤有使之出不如無出之愈。伏惟陛下垂意生民方使者之行幸嚴賜告諭令其畢力推

揚德音。以致于下。究悉利害。庶有補于政治。勿徒使郡縣供具。吏民遮列道途。迎候往來。重為此紛擾也。

臣按襄繼言古之遣使皆務恤窮民除惡吏舉材能收滯逸而已。請令使者所至之郡存問鄉里。其孝行著聞。及年八十九十以上。鰥寡篤疾。依漢故事。量予布帛。卽貧無所養。而有男女僮傭于人。償其餘直。而追還之。若為僧尼。僧年四十。尼年三十以下。並除其籍。而歸養。更無此等子孫。官給餼糧。責在親黨鄰里。養之以沒其齒。孤獨者。戒敕所養之家。務全其生。冤結無告。使

者擇吏而治其曲直。力行篤學。衰老淪滯。表之以勸風俗。郡縣吏治績可稱。條列其狀。顯褒其尤者。貪墨腥聞。卽令責詢。材不任職于其職之相倫者。易之。或雖潔廉而違法慘刻。及年七十已上。昏老而不知退者。咸以名聞。願一切罷之。其官吏貪墨。因使摘發。監司之官。素所不糾。隨而坐之。卽使者不糾。異日傾敗。事在使者循行已前。并使者坐之。襄之言如此類者。非但在宋時可行而已也。

慶曆中。歐陽脩言天下之事。積弊已多。如治亂絲。未



知頭緒欲事事更改則力未能周而煩擾難行欲漸  
漸整緝則困弊已極而未能速效如欲用功少為利  
博及民速于事切莫若精選強幹朝臣十許人分行  
天下盡籍官吏能否而升黜之

臣按脩奏乞特立按察之法于內外朝官自三  
丞以上至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為諸路按察  
使請令進奏院各錄一州官吏姓名為空行簿  
以授之使至州縣徧見官吏其公廉勤幹明著  
實狀及老病不才顯有不治之迹皆以朱書之  
又有中材之人別無奇效亦不至于曠敗者以

墨書之又有雖是常材能專長于一事亦以朱  
書別之使還具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官吏賢愚  
善惡不遺一人脩上此議朝廷重于特遣使惟  
詔諸路轉運使兼按察脩又言臣之議本欲使  
者四出使天下悚然知朝廷賞善罰惡之意按  
文責實以救民急病如漢之刺舉唐之黜陟使  
之類蓋人君之治天下如農夫治田不可一槩  
也久荒之地必先芟闢然後以時耘耨特遣之  
使如久荒而芟闢也轉運兼按察乃以時而耘  
耨者爾臣竊惟

今日之制。天下分爲十三布政司。皆設按察司。而又歲遣御史一人巡按。或三年五年。又遣廷臣一員巡撫。誠能舉蔡襄歐陽脩所言于宋者。以行于今。其清吏治。保民害恤民窮。是亦固邦本之大助也。

以上論詢民之瘼

大學衍義補卷之十九終

